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

付秀莹 主编

# 菊花刀

海飞 著
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

# 菊花刀

海飞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菊花刀 / 海飞著 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 ,  
2018.8  
(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 / 付秀莹主编 )  
ISBN 978-7-5171-2870-0

I. ①菊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8 ) 第 173049 号

责任编辑: 李 岩  
责任校对: 宫媛媛  
责任印制: 佟贵兆  
封面设计: 仙 境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 总编室 ) 64924716 ( 发行部 )

网 址: [www.zgyscbs.cn](http://www.zgyscbs.cn)

E-mail: [zgyscbs@263.net](mailto:zgyscbs@263.net)
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5.5 印张  
字 数 180 千字  
定 价 42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870-0

# 序文

●付秀莹

## 猛虎嗅蔷薇，或者密林里那些身影

作为同行，当我面对这一套“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书系”的时候，心里既有感佩，亦有骄傲。这些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，他们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学现场，以他们的文字，以他们对时代生活的深刻洞察、对复杂人性的执着追问，以他们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想追求，抵达了这一代人所能够抵达的高度。作为女性作家，当我面对这些男性作家作品的时候，心里既有惊诧，更有震动。相较于女性，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是如此的不同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的视野更加宽阔，更加辽远。他们的姿态更加从容，更加镇定。有时候，他们也犹疑，彷徨，踌躇不定，他们在那些人性的罅隙里流连，张望，试图从习焉不察的细部，窥见外部世界的整体图景。然而更多的时候，他们是自信的，确定的。他们仿佛雄鹰，目光锐利，势如闪电，他们在高空翱翔，风从耳边呼啸而过。山河浩荡，岁月绵延，世界就在他们脚下。

在读者眼中，李浩或许属于那种有着强烈个性气质的作家，具有鲜明的个人标识。多年来，李浩近乎执拗地致力于小说艺术的探索，建构起独属于自己的艺术王国。他是谦逊的，又是孤高的，貌似温和家常，其实内心里饲养着野生的猛兽，凶猛而傲慢。

他是野心勃勃的小说家，不甘于通达却庸常的大路，深山密林的冒险于他有着更大的诱惑。

同为“河北四侠”，刘建东则属于藏在民间的高手，大隐于市，是另一种不轻易露相的“真人”。低调，内敛，甚至沉默。他深谙小说之道，是得以窥见小说堂奥的有幸的少数。以出道时间计，刘建东成名甚早。对于创作，他是严苛的，审慎的。他只肯留下那些精心打磨的宝贝，他绝不允许自己有半点闪失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他是悲观的吧。时间如此无情，而又如此有情。大浪淘沙，总有一些东西终将远去。

骨子里面，或许叶舟更是一个诗人。他在文字里吟唱，醉酒，偃仰啸歌，浪迹天涯。莫名其妙地，我总是在他的小说深处，隐约看见一个诗人的背影，月下舞剑，散发弄舟，立在群峰之巅，对着苍茫天地，高声唱出心中深藏的爱与哀愁，悲伤与痛楚。叶舟的小说有一种浓郁的诗性的气质，跳跃的，不羁的，沉迷的，有时候柔肠百转，有时候豪气干云。

从精神气质上，或许胡性能与刘建东有相通之处。他不张扬，不喧哗，在这个热闹的时代，他懂得沉默的珍贵。他的作品也并不算多，却几乎篇篇锦绣，字字留痕。大约，他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吧。他从不肯挥霍一个小说家的声名。生活中的胡性能是平和的，他只在小说里暴露他与世界的紧张关系。他是复杂的，正如他的小说，又温和又锋利，又驳杂又单纯。

刘玉栋则显然具有典型的山东人的精神特质，沉稳，有力，方正而素朴。他以悲悯之心，注视着大地上的万物。他的文字里饱含着深切的忧思，对故乡土地的深情，对前尘往事的追念，对人间情意的珍重，对世道人心的体察，他用文字构建了一个自足

的精神世界，他在这世界里自由飞翔。小说家刘玉栋飞翔的姿势耐人寻味，不炫技，不夸耀，却自有动人心魄的力量。

广西作家群中，田耳和朱山坡是文学新势力的优秀代表，同为七〇后一代，田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小说家的敏感气质，外部世界的细微涟漪，都有可能在他内心深处掀起惊涛骇浪。他看着那浪潮起起落落，风吹过来，鸟群躁动不安，俗世尘土飞扬，一篇小说的种子或许由此慢慢发芽，生长。他期待着与灵感邂逅时的怦然心动，享受着一个小小说家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幸福时光。朱山坡则一直坚持在“南方”写作。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执拗，也不打算解释自己的“偏狭”。南方经验，南方记忆，南方气息，南方叙事，构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学的“南方”。他执着地构建着自己的“南方”，也构建着自己的小说中国。这是一个小说家的自信，也是一个小说家的强悍。

江南多才俊。同为浙江作家，东君、海飞、哲贵却有着强烈的差异性。多年来，哲贵把温州作为自己的精神起源地，信河街温州系列成为他鲜明的文学地标。他写时代洪流中人心的俯仰不定，精神的颠沛流离。他在文字里仰天长啸，低眉叹息。生活中的哲贵，即便是酒后，也淡定而沉着。作为小说家的哲贵，他只在文字里喧哗与骚动。而海飞，文学成就之外，近年来更在影视领域高歌猛进，声名日炽。敏锐的艺术触角，细腻的感受能力，赋予了他独特的个人气息，黏稠的、忧郁的、汹涌的、丰富的暗示性，出人意料的想象力，看似波澜不惊，实则激情暗涌，成为独有的“这一个”。与海飞、哲贵不同，东君的写作，却是另一种风貌。他的文字浸染着典型的江南气质，流淌着浓郁的书卷味道，古典的，传统的，温雅的，醇正的，哀而不伤，含蓄蕴藉。东君

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濡染，深得传统精髓之妙。从某种意义上，他既是传统的，又是现代的。在人们蜂拥“向外”的时候，他选择了“向内”。他是当代作家中优秀的异数。

在同代作家中，黄孝阳有着强烈的探索勇气和激情，他以自己充满野心的文本，努力拓展着小说的思想疆域和艺术边界。他是不甘平庸的写作者，永远对写作的难度心怀敬畏。他飞扬跋扈的想象力，一意孤行的先锋姿态，以及由此敞开的内部精神空间，新鲜的，陌生的，万物生长，充满勃勃生机，挑战着我们的审美惰性，也培育着我们的阅读趣味。

中国当代文学现场，藏龙卧虎，总有一些身影隐匿，有一些身影闪现。无论是显是隐，他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在场者、亲历者和创造者。他们以斑斓的淋漓的笔墨，勾勒着我们这个时代复杂蜿蜒的精神地形图。或者高歌，或者低唱。或者微笑，或者流泪。他们在文字的密林里徜徉，奔跑。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。

是为序。

戊戌年盛夏，时京城大热

（作者系当代作家，《长篇小说选刊》主编）

# 目录

鸦片 / 1

青花 / 10

纪念 / 24

化妆课 / 46

美人靠 / 69

菊花刀 / 90

寻找花雕 / 109

马修的夜晚 / 126

到处都是骨头 / 144

赵邦和马在一起 / 177

俄狄浦斯的白天和夜晚 / 222



# 鸦片

你知道什么叫鸦片吗？唐成低缓的声音，像很远的地方流过来的一条河一样。唐成开始为李卉讲述许多鸦片的典故。这是一个初春的上午，新开张的新梧桐咖啡吧二楼靠窗的地方，坐着唐成、李卉和我。我在看着窗外不远的地方，那里有条穿城而过的江。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条江把城市劈成两半。上午的咖啡吧生意清淡，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，没有其他人了。是唐成把我拖来的，我和唐成落座后，一个穿着浅蓝毛衣，披着一头秀发的女人走了过来，笑着和唐成打招呼。唐成说这是李卉，唐成又说这是海飞，唐成补充说，海飞是作家。我的脸在这时候红了一下，我没有想到唐成会说我是作家，我不算一个作家。李卉笑了笑说，作家好。李卉笑了笑又说，我对作家没兴趣。唐成把身子稍稍前倾，那你对什么有兴趣。李卉再次笑了笑，李卉说，对你有兴趣。

窗外开始飘落雨丝，很小的雨丝，有一些落在了窗玻璃上。唐成开始讲述鸦片的典故。我仍然看着窗外，但是我的耳朵没有

拒绝唐成发出的音符。唐成说，你知道什么叫鸦片吗？我说的鸦片是一种香水，是法国圣罗兰的第一瓶世界级香水，诞生于一九七七年，七七年你多大？李卉说，我三岁。唐成笑了，说你比我小三岁，我七一年。李卉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笑了一下。唐成又补充说，我是属猪的。李卉说，属猪跟鸦片有关吗？唐成愣了一下，说，无关的。

唐成接着开始讲。唐成讲话的过程中，有四个女人上了楼，她们也挑了一张临窗的桌子。她们不年轻了，也不老，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说话的声音很轻。我把目光从窗外的江面上拉过来，我认为烟波浩渺不如美色当前来得现实。我对每一个美女都充满了好奇。四个女人发现我在看她们，窃窃私语了一番，然后又一阵轻笑。我也笑了，我喜欢女人的轻笑，不喜欢女人的大笑。咖啡吧是适合女人轻笑的地方。唐成说，鸦片香水的造型参考了中国鼻烟壶的造型，是暗红色的，你说暗红色是不是充满了危险与神秘的诱惑力，我就喜欢暗红色。它的香氛是东方琥珀调的，前段是柑橘的果香调，中段以芍药和茉莉为主调，最后则以香草为基调。外盒包装上的色彩和流苏，以及精致的瓶身，像一件精巧的工艺品。

李卉在用吸管吸着一杯芒果星冰乐，她已经喝了一半的果汁。她一边吸着吸管，一边拿眼睛瞅着唐成。李卉说，你说完了？唐成说我说完了。李卉说你约我来，就是为了向我介绍一款香水？你不会是推销香水的吧？有两样东西我是不缺的，香水和男人。唐成尴尬地笑了，他的手在相互搓着，他说我只是想请你坐坐而已，也没想到，怎么就说起了鸦片香水。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鸦片香水的创始人伊夫·圣罗兰出生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，出生

地是法属北非的阿尔及利亚，他的家境很富裕的。李卉皱了一下眉头，她显然不太愿意听到唐成再说鸦片香水的事，她显然是对唐成的谈话内容感到失望了。

接下来让我来为唐成叙述事情的经过。唐成那天晚上就把李卉带回了家。我对唐成的居室了如指掌，当唐成告诉我那个晚上的风月时，我完全能够想象他们发生的每一个步骤。唐成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李卉的，李卉不说话，只微笑，穿得干干净净。李卉很快就吸引了唐成的视线，唐成想办法弄到了李卉的电话号码，唐成说能借你手机用一下吗，我的手机没电了。李卉把手机给了他，一只小巧的爱立信手机。唐成就用手机拨通了自己的电话，在自己电话上留下了李卉的号码。唐成把手机还给李卉时，李卉笑了一下，斜着头说，你留下号码了。唐成笑了起来，像一个孩子。唐成说，你是个聪明的女人。

唐成和李卉的第二次见面，是在新梧桐咖啡吧里，我也在场。除了唐成讲了一大通的鸦片香水以外，我和李卉都几乎等于没说话。这天晚上，唐成把李卉带回了家。唐成为李卉倒水，放音乐，开红酒。唐成是个花花公子，熟谙俘虏女人的三十六招。李卉喜欢看唐成的影集，她喜欢看唐成小时候的照片，她说唐成小时候长得还是可以的。唐成哑然失笑，说你的意思是我现在长得不好是不是。李卉没说话，只是吃吃地笑。后来唐成就把手放在了李卉的肩头，李卉的肩头躺着一丝乌黑安静的头发。唐成的手指开始触摸李卉的头发，他用手指头缠起李卉的头发。他的手指头后来渐渐爬上了李卉的头顶，然后又从额头跌落下来。

手指头像一粒粒甲虫，缓慢地爬动。爬上李卉的眼睛时，眼睛合上了，唐成只感到眼睫毛的轻微抖动。李卉是坐着的，所以

唐成俯下身去，他的嘴轻轻触了触李卉的耳垂。唐成嘴里的热气呵在了李卉脸上，李卉的身子抖动了一下。唐成的手指头从李卉的眼睛上滑下来，滑到高挺着的鼻子上。然后，从鼻子上跌落到嘴唇上。唐成的手指摩挲着李卉的唇，李卉的唇轻轻开启了，她雪白的牙齿咬住了唐成的手指头。唐成后来把唇盖在了李卉的唇上，唐成轻微的吮吸，使李卉的嘴唇慢慢开启，温热的舌尖最后被唐成吸入嘴里，两个舌尖就搅在了一起。

后来李卉手里的影集掉到了地上，她的两只手伸上来攀住了唐成的肩。唐成睁着眼，他看到了掉到地上的影集，以及影集里的童年。影集里一个孩子，笑着看唐成和一个女人接吻。唐成不由得在心底笑起来，看着地上的影集无异于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的相互对视。唐成把李卉轻轻抱到了床上，唐成缓慢而坚硬地进入李卉，唐成让李卉有了一声轻微的叫，然后李卉一把抱紧了唐成。当李卉松开唐成的时候，李卉哭了起来，她钻在唐成的怀里哭。唐成有些不知所措，说不会吧，这样也会哭。李卉抬起头，用手擦了擦眼泪说，不哭了，哭过就没事了。

唐成这天晚上要了李卉好几次。李卉是个好身材，这让唐成非常迷恋。唐成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如此健壮，李卉轻微的欢叫让他很兴奋。后半夜，灯开着，薄被半盖着两个赤着身子的人。后半夜像前一天一样，也落起了淅沥的春雨，唐成迷迷糊糊地想要睡着。他累了，所以他想睡着。这时候李卉却不让他睡了，李卉说不许睡，唐成就没敢再睡。李卉给唐成讲她的故事，李卉讲得很慢，李卉讲了许多的细节。唐成望着床边的灯光，想要睡着了，眼睛皮直打着架。他看到灯光里李卉讲的那个故事，李卉说她是大学里的图书管理员，每天都钻在图书里，每天图书都把她

包围或者淹没了。她爱上了一个大他二十岁的男人，是一个中文教授。她疯狂地迷恋着这个男人。男人却不爱她，男人有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，男人的孩子也小不了她几岁。她苦苦纠缠着男人，不要名分，只要男人有空的时候，去她那儿。但是男人始终不答应。她的热情终于经不起一次次的冷遇，她的热情像潮水一样退去。她不再纠缠着男人了，她想和男人最好不要有一点点的关联。这时候男人找到了她，男人跪地抱着她的腿，说其实是深爱她的，只是不敢爱而已。她沉醉在幸福中，她沉醉在幸福中不能自拔。两个月后，男人死了，是猝死的。医生告诉过他家属，他有心血管病，要防止猝死。男人死了，她为他痛哭了整整两天，她再也爱不起来了，她爱不上别人。

李卉把她的故事讲完了，唐成也睡着了，他忍不住睡着了。唐成醒来的时候，看到李卉已经起床，坐在床边梳着头。这是一个温暖的镜头，这个镜头可以温暖唐成的心灵。这时候唐成想，不如结婚吧，不如找一个女人结婚吧，让女人天天坐在身边梳头。李卉看到唐成醒来，笑了一下，说我走了。唐成说，慢着，我送你一样东西。唐成赤着身子从床上跳下来，在柜子里翻找了一阵。他把一瓶香水给了李卉，那是一瓶五十毫升的香水。唐成说，你说过不缺男人和香水，今天我就送给你男人和香水。这是鸦片女用，你带回去。女人得像鸦片一样，妖娆而且迷离。

李卉走了。李卉走的时候雨还没有停。唐成仍然赤着身子，他站到了窗前。一会儿，他看到了楼下的一位撑着伞的女人走过。女人走路的姿势，带着一种风韵。女人后来在雨中消失了。

忘了说唐成的职业了。唐成是个温文尔雅的医生，医生一般都温文尔雅的，就算是收红包的医生，也长得温文尔雅。唐成喜

欢看书，他的书看得很杂，除了医药书外，他还看文学、音乐类的书，他甚至看汽车修理，看保险业的书。有一天他看到了一本小说，他本来只想翻翻的，后来一看就着了迷。最后，他把这本书看完了。看完后他才发现，书中的情节，和李卉讲给他听的故事，几乎一模一样的。唐成给我打来电话，他说海飞，你知道有一本书叫作《悲情主义的花朵》吗。我说知道的。他说李卉说的故事，和这本书中的故事是一样的。是不是李卉看了这本书后，就把书中的故事套到自己身上，然后讲给我听。我想了想说，是的。唐成说，那她为什么要骗我。我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说你给李卉打电话吧，你证实一下。没多久，唐成又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唐成说，他存在手机上的李卉的电话，不小心被删除了。我说你们不联系吗。唐成说，那天以后，就从没联系过。

唐成后来又出现在新梧桐咖啡吧的一次聚会中。他认识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女人。唐成认识这个女人，是因为他闻到了一种气味。就像电影《闻香识女人》中的史法兰中校，靠闻对方的香水味能识别对方的身高、发色乃至眼睛的颜色。唐成就像史法兰中校一样，穿梭在聚会的女人们中间。和史中校不同的是，唐成没有双目失明，唐成游在女人中间，就像一条鱼游在水里一样。唐成后来告诉我，那天他闻到了一种冰薄荷的味道，这种味道夹杂着淡淡的苦柠檬以及葡萄柚果的气息。唐成像一条狗一样，在人群里寻找带着这种味道的人。后来，那味道渐渐化成了灰琥珀、杉木与檀香的混合，那是前者悄悄变化后的味。唐成终于找到了那个女人，那个女人手持红酒，身材高挑，臂弯上缠满了薄如蝉翼的轻纱。唐成笑了一下，说，我找到你了。女人也笑了一下，说，为什么要找到我？唐成说，我闻到了你身上的香水味道，你

用的是鸦片。女人说，你真像史法兰中校。唐成说，你看过那电影？女人说，不仅看过，而且喜欢。

女人和唐成谈得很投机，他们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谈，我想象他们坐的地方，一定是上次我和他以及李卉坐过的地方。唐成说，你很像我以前的一個朋友，我朋友是大学里的图书管理员，叫李卉。女人妩媚地笑了，说，你们还有联系吗？唐成摇了摇头说，我找不到她电话号了，她笑起来时，和你一模一样。女人说，可惜我不是李卉，我叫黄菊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唐成拿过了女人的名片，名片小巧而且精致，散发着鸦片香水的味道。唐成看到上面写着天宝汽车城 / 业务经理 / 黄菊等字样，还有一串手写体的阿拉伯数字，是黄菊的手机号码。唐成也递了一张名片给黄菊，说，我们多联系好吗？黄菊笑了，说，好的。

唐成后来就经常想念那个叫黄菊的人。先是淡淡的思念，后来思念越来越强烈了。唐成打来电话问我，他说海飞，我想给她打电话，但是又想忍着不打。我笑了起来，那时候我正在赶一个叫作《花雕》的长篇，里面堆满了旗袍、酒、女人、江南的水以及人们的欲望。我说，你给她打电话吧，你请她喝花雕，别老是请人喝茶了，都喝腻了。唐成说，好吧，那我试试。一会儿，唐成又打来电话，说电话接通了，一个女声莫名其妙地说，女人，最容易受鸦片的诱惑。女人本来就长得和鸦片一样，女人的全身都充满了鸦片。女人迷离、艳丽、笑靥如花。有时候女人是盛开的花，有时候女人是美丽的毒药。忘了我吧，可爱的人。

唐成接着就一次次地给这个全身充满鸦片的女人拨电话，一直都是关机。几天以后再拨打，这个号码已经停机了。唐成通过朋友，去查天宝汽车城一个叫黄菊的销售员，汽车城说，她走了，

去上海嫁人了。唐成的日子就一下子不好过了，我去他家里看他  
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是通红的，他的胡子疯狂地生长着，他的衣服  
有几天没有换了。我说，你是不是爱上那个人了。你不是一向不  
相信爱情的吗，你只相信一夜情。唐成说，我开始相信爱情了，  
我爱上了李卉和黄菊，她们一定是同一个人。我相信爱情的时候，  
爱情像花一样，凋掉了。女人，真的就像是鸦片一样。

唐成的医生做得有点不太像样，给病人动手术的时候，出了  
好几次差错。院长骂他说，你属猪的啊。唐成愣了，说院长你怎  
么知道我属猪的。院长被搞得哭笑不得。唐成最后还是离开了医  
院，他在这座城市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，像水蒸气一样，蒸发到  
空中，我们就谁也看不见了。

一年后我收到了一个寄自云南丽江的速递包裹，包裹里是一  
小瓶鸦片男用香水，和一张鸦片香水的宣传页。画面上是一个全  
裸的模特，她佩着金色项链、钻饰手链，穿着一双黑色的高跟鞋，  
身子向后仰躺着，这是一种撩人的姿势。在黑色的毛皮上，雪白  
的裸体呈现出一种醒目的美丽，半睡半醒的朦胧神情，半开半合  
的双唇，演绎着女人花。包裹是消失了的唐成寄来的，他没有在  
丽江做外科医生，而是和当地的一个女人一起开了一间酒吧。他  
们相爱了，但是说好不结婚。他说男用香水是送给你的，他说他  
到现在还爱着那个李卉或是黄菊，他说女人真的是花，女人中的  
女人，叫作鸦片。遭遇鸦片，他情愿中毒的。

一年以后我仍然去新梧桐咖啡吧二楼靠窗的位置坐坐，我固  
执地爱上了卡布其诺的味道。我对出没在咖啡吧里的漂亮女人充  
满了好奇。有一天我看到了四个女人，也坐在了临窗的位置上。  
四个女人发现我在看她们，窃窃私语了一番，然后又一阵轻笑。



我也笑了，我喜欢女人的轻笑，不喜欢女人的大笑。这时候，我发现楼梯口一个穿薄毛衣的女人，她的头发是微黄而且卷曲的，她长得跟一年前的李卉一模一样。我走过去，对她说，唐成说我是作家。女人笑了，拢了一下掉在前额的头发说，我对作家不感兴趣，我也不认识什么唐成。我也笑了，我说女人像鸦片，这是唐成说的。女人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，认同了这样的说法。这让我感到开心，感到一次小小的胜利。我一回头，看到玻璃窗外，又有一场春雨开始绵绵不绝地飘落下来。